

墨莊漫錄
二



墨莊漫錄

二

張邦基撰

中華書局

墨莊漫錄卷之四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尙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爲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釧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絢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

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殮餽飪。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覲仲益尙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餉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鷗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子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噴。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

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像。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晉詠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鉞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搏扶之句。鮑欽正鄧容思范元寶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迨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中。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幾之湊不足大矣。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爲玄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爲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餘人乎。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睨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稔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甕。

飢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鬢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徘徊。亦謂此也。霧淞音夢。鬢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茶錢。宜和中子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鬢。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卽應。乃以衾幘懸繩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卽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勿勿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卽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蘇陰和尙作穆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以六言爲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夔間。賽神

者皆歌謠。其略云：聽唱商人稼穡，四海五湖曾去。因同稼穡之名。父老云：蓋木軀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剝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團，撫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爲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皆爲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爲韵，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焉。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蔡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張班、楊允武、恭爲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般運鹽糧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遂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口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繳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大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

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正。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人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裏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臥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鐫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僊祕訣人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楊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碑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蛄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溟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

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願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願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迥高嘉祐未。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鏑。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爲警絕。曾絃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蓋取李賀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卽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唯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佈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荊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荊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其後公捨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相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引銅盃効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尙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聲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嵬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膺者。乃引入聖堂。字見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尙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

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窗，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爲予言之。王禹玉爲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盞。解笑詩人誇博物，祇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矣。時羣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夜中不得出。僧惟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爲對，卽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因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尙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恠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州，居逆旅中。郡知之，爲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嶺表，武在京師，爲

一使臣姓孫人所蓄。乃携孫竄至南京。亦爲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部。皆見之。

錢塘僧淨暉。子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之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礪。得古篆霜鏤二字。黃金填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爲徽。白玉爲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儂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儂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爲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

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秦陵時蔡元長爲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閣各有詞諸妃閣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太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續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續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夾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續也

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宇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眞宗祀汾陰幸其

廟作鐵牛詩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鱸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蓴菜蓴羹鱸膾。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審諸座右。以警昏憤。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之五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帥誤呼爲暨。去聲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願頌曰。當呼爲居衣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復諭再三。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樞彥振唱名。呼甄爲諸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地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御史有言。攜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璪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

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

取急同音。

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尙書。知平江府。似矩常

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尙書。

取尙書字同音。

聞者莫不

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常爲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幾事。皆預遙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公之族子聞彥之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個儒尚義。潛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授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圖持門戶。順圖蕭散風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隴畝漫不省也。坐是東臯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兌悅圖治其墮敗。悅圖孝友修愿。賙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稼。復如曩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己。無絲髮之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納。悅圖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促者。有恤無厭。咸獲感無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箚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其京師調發科敷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圖憂家勤瘁。鬱鬱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圖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句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園事若何。蓋悅圖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刹。士夫大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咏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豔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

憶翠、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牽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闌面平，繡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研碧窗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蔥出注遲。其七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覺鉤窩深。其九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簫涼，漠漠帳煙籠玉枕，粉肌生汗自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譙郡祁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牧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泊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